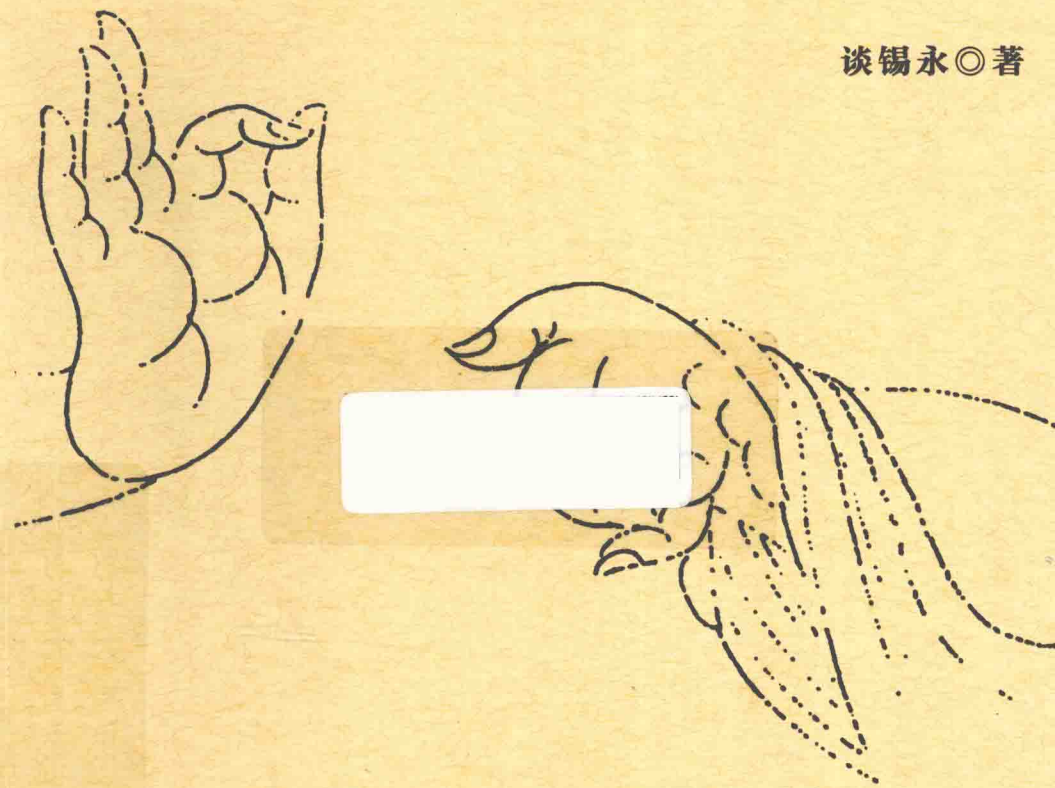


佛典密意系列

《如来藏经》密意

谈锡永◎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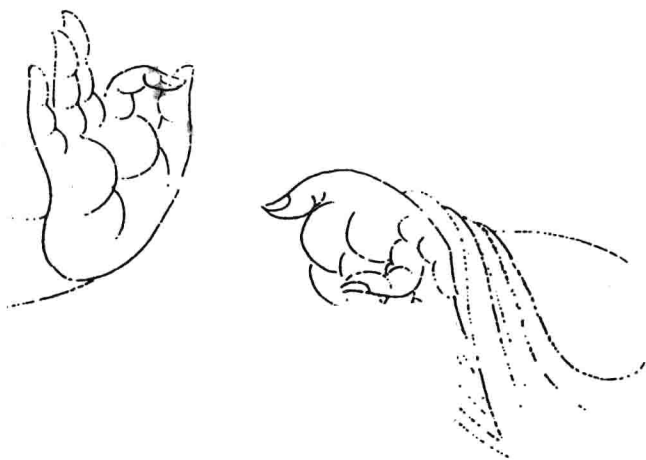


復旦大學出版社

佛典密意系列

《如来藏经》密意

谈锡永◎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来藏经》密意/谈锡永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9
(佛典密意系列)

ISBN 978-7-309-10817-0

I. 如… II. 谈… III. 唯识宗-佛经-注释 IV. B94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58870 号

《如来藏经》密意

谈锡永 著

责任编辑/陈 军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6.125 字数 156 千

2014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0817-0/B · 508

定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一、说 密 意

“佛典密意”系列丛书的目的旨在表达一些佛家经论的密意。什么是密意？即是“意在言外”之意。一切经论都要用言说和文字来表达，这些言说和文字只是表达的工具，并不能如实表出佛陀说经、菩萨造论的真实意，读者若仅依言说和文字来理解经论，所得的便只是一己的理解，必须在言说与文字之外，知其真实，才能通达经论。

《入楞伽经》有偈颂言：

由于其中有分别 名身句身与文身
凡愚于此成计著 犹如大象溺深泥^①

这即是说，若依名身、句身、文身来理解经论，便落于虚妄分别，由是失去经论的密意，失去佛与菩萨的真实说。所以在《大涅槃经》中，佛说“四依”（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依了义不依不了义），都是依真实而不依虚妄分别，其中的“依义不依语”，正说明读经论须依密意而非依言说文字作理解。佛将这一点看得很严重，在经中更有颂言：

^① 依谈锡永译：《入楞伽经梵本新译》，第二品，颂 172，台北：全佛文化，2005 年。

彼随语言作分别 即于法性作增益
以其有所增益故 其人当堕入地狱^①

这个颂便是告诫学佛的人不应依言说而诽谤密意，所以在经中便有如下一段经文：

世尊告言：大慧，三世如来应正等觉有两种教法义(dharma-naya)，是为言说教法(deśanā-naya)、自证建立教法(siddhānta-pratyavasthāna-naya)。

云何为言说教法之方便？大慧，随顺有情心及信解，为积集种种资粮而教导经典。云何为观修者离心所见分别之自证教法？此为自证殊胜趣境，不堕一异、俱有、俱非；离心意识；不落理量、不落言诠；此非堕入有无二边之外道二乘由识观可得尝其法味。如是我说为自证。^②

由此可知佛的密意，即是由佛内自证所建立的教法，只不过用言说来表达而已。如来藏即是同样的建立，如来法身不可思议、不可见闻，由是用分别心所能认知的，便只是如来法身上随缘自显现的识境。所以，如来法身等同自证建立教法，显现出来的识境等同言说教法，能认知经论的密意，即如认知如来法身，若唯落于言说，那便是用“识观”来作分别，那便是对法性作增益，增益一些识境的名言句义于法性上，那便是对佛密意的诽谤、对法性的损害。

这样，我们便知道理解佛家经论密意的重要，若依文解字，便是将识境的虚妄分别，加于无分别的佛内自证智境上，将智境增益名言句义而成分别，所以佛才会将依言说作分别看得这么严重。

① 依谈锡永译：《入楞伽经梵本新译》，第三品，颂 34。

② 同上书，第三品，第 151 页。

二、智识双运

由上所说，我们读经论的态度便是不落名言而知其密意，在这里强调的是不落名言，而不是摒除名言，因为若将所有名言都去除，那便等于不读经论。根据言说而不落言说，由是悟入经论的密意，那便是如来藏的智识双运，亦即是文殊师利菩萨所传的不二法门。

我们简单一点来说智识双运。

佛内自证智境界，名为如来法身。这里虽说为“身”，其实只是一个境界，并非有如识境将身看成是个体。这个境界，是佛内自证的智境，所以用识境的概念根本无法认知，因此才不可见、不可闻，在《金刚经》中有偈颂说：

若以色见我 以音声求我
是人行邪道 不能见如来

色与音声都是识境中的显现，若以此求见如来的法身、求见如来的佛内智境，那便是将如来的智境增益名言，是故称为邪道。

如来法身不可见，因为遍离识境。所以说如来法身唯藉依于法身的识境而成显现，这即是依于智识双运而成显现。经论的密意有如如来法身，不成显现，唯藉依于密意的言说而成显现，这亦是依于智识双运而成显现。如果唯落于言说，那便有如“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当然不能见到智境、不能见到经论的密意。不遣除言说而见密意，那便是由智识双运而见，这在《金刚经》中亦有一颂言（义净译）：

应观佛法性 即导师法身
法性非所识 故彼不能了

是即不离法性以见如来法身（导师法身），若唯落识境（言说），便不能了知法性，所谓不离法性而见，即是由智识双运的境界而见，这亦是

不二法门的密意，杂染的法与清净的法性不二，即是于智识双运的境界中法与法性不二。

然而，智识双运的境界，亦是如来藏的境界，我常将此境界比喻为荧光屏及屏上的影像：荧光屏比喻为如来法身，即是智境；法身上有识境随缘自显现，可比喻为荧光屏上的影像，即是识境。我们看荧光屏上的影像时，若知有荧光屏的存在，那便知道识境不离智境而成显现（影像不离荧光屏而成显现），因此无须离开影像来见荧光屏（无须离开言说来见密意），只需知道荧光屏唯藉影像而成显现（密意唯藉言说而成显现），那便可以认识荧光屏（认识经论的密意）。这便即是“应观佛法性，即导师法身”，也即是“四依”中的“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依了义不依不了义”。

简单一点来说，这便即是“言说与密意双运”，因此若不识如来藏，不知智识双运，那便不知经论的密意。

三、略说如来藏

欲知佛的密意须识如来藏，佛的密意其实亦说为如来藏。支那内学院的学者吕澂先生，在《入楞伽经讲记》中说：

此经待问而说，开演自证心地法门，即就众生与佛共同心地为言也。

自证者，谓此心地乃佛亲切契合而后说，非臆测推想之言。所以说此法门者，乃佛立教之本源，众生入道之依处。^①

由此可见他实知《入楞伽经》的密意。其后更说：

四门所入，归于一趣，即如来藏。佛学而与佛无关，何贵此学，

^① 《吕澂佛学论著选集》卷二，齐鲁书社，1991年，第1217页。

故四门所趣必至于如来藏，此义极为重要。^①

所谓“四门”，即《入楞伽经》所说的“八识”、“五法”、“三自性”及“二无我”，吕澂认为这四门必须归趣入如来藏，否则即非佛学，因此他说：

如来藏义，非楞伽独倡，自佛说法以来，无处不说，无经不载，但以异门立说，所谓空、无生、无二，以及无自性相，如是等名，与如来藏义原无差别。^②

佛说法无处不说如来藏、无经不载如来藏，那便是一切经的密意、依内自证智而说的密意；由种种法异门来说，如说空、无生等，那便是言说教法，由是所说四门实以如来藏为密意，四门只是言说。

吕澂如是说四门：

前之四法门亦皆说如来藏，何以言之？八识归于无生，五法极至无二，三性归于无性，二空归于空性，是皆以异门说如来藏也。

这样，四门实在已经包括一切经论，由是可知无论经论由哪一门来立说，都不脱离如来藏的范限。现在且一说如来藏的大意。

认识如来藏，可以分成次第：

一、将阿赖耶识定义为杂染的心性，将如来藏定义为清净的心性，这样来理解便十分简单，可以说心受杂染即成阿赖耶识，心识清净即成如来藏心。

二、深一层次来认识，便可以说心性本来光明清净，由于受客尘所染，由是成为虚妄分别心，这本净而受染的心性，便即是如来藏藏识。本来清净光明的心性，可以称为如来藏智境，亦可以称为佛性。

三、如来藏智境实在是一切诸佛内自证智境界，施設名言为如来法身。如来法身不可见，唯藉识境而成显现。这样，藉识境而成显现的

^① 《吕澂佛学论著选集》卷二，齐鲁书社，1991年，第1261页。

^② 同上。

佛内自证智境便名为如来藏。

关于第三个次第的认识，可以详说：

如来法身唯藉识境而成显现，这个说法，还有密意。一切情器世间，实在不能脱离智境而显现，因为他们都要依赖如来法身的功能，这功能说为如来法身功德。所以正确地，应该说为：如来法身上有识境随缘自显现，当这样说时，便已经有两重密意：（1）如来法身有如来法身功德；（2）识境虽有如来法身功德令其得以显现，可是还要“随缘”，亦即随着因缘而成显现，此显现既为识境，所依处则为如来法身智境，两种境界双运，便可以称为“智识双运界”。

什么是“双运”？这可以比喻为手，手有手背与手掌，二者不相同，可是却不能异离，在名言上，即说二者为“不一不异”，他们的状态便称为双运。

如来法身智境上有识境随缘自显现，智境与识境二者不相同，可是亦不能异离，没有一个识境可以离如来法身功德而成立，所以，便不能离如来法身而成立，因此便说为二者双运，这即是智识双运。

如来法身到底有什么功能令识境成立呢？第一，是具足周遍一切界的生机，若无生机，没有识境可以生起，这便称为“现分”；第二，是令一切显现能有差别，两个人，绝不相同，两株树，亦可以令人分别出来，识境具有如是差别，便是如来法身的功能，称为“明分”，所谓“明”，即是能令人了别，了了分明。

智境有这样的功能，识境亦有它自己的功能，那便是“随缘”。“随缘”的意思是依随着缘起而成显现。这里所说的缘起，不是一般所说的“因缘和合”，今人说“因缘和合”，只是说一间房屋由砖瓦木石砌成；一只茶杯由泥土瓷釉经工人烧制而成，如是等等。这里说的是甚深缘起，名为“相碍缘起”，相碍便是条件与局限，一切事物成立，都要适应相碍，例如我们这个世间，呼吸的空气、自然界的风雷雨电，如是等等，都要适应。尤其是对时空的适应，我们是三度空间的生命，所以必须成为立体，然后才能够在这世间显现。这重缘起，说为甚深秘密，轻易不肯宣说，因为在古时候一般人很难了解，不过对现代人来说，这缘起便不应该是什麼秘密了。

这样来认识如来藏，便同时认识了智识双运界，二者可以说为同义。于说智识双运时，其实已经表达了文殊师利法门的“不二”。

四、结 语

上面已经简略说明密意、智识双运与如来藏，同时亦据吕澂先生的观点，说明“无经不载如来藏”，因此凡不是正面说如来藏的经论，都有如来藏为密意，也即是说，经论可以用法异门为言说来表达，但所表达的密意唯是如来藏（亦可以说为唯是不二法门），因此我们在读佛典时，便应该透过法异门言说，来理解如来藏这个密意。

例如说空性，怎样才是空性的究竟呢？如果认识如来藏，就可以这样理解：一切识境实在以如来法身为基，藉此基上的功能而随缘自显现，显现为“有”，是即说为“缘起”，缘起的意思是依缘生起，所以成为有而不是成为空。那么，为什么又说“性空”呢？那是依如来法身基而说为空，因为释迦将如来法身说为空性，比喻为虚空，还特别声明，如来法身只能用虚空作为比喻，其余比喻都是邪说，这样一来，如来法身基（名为“本始基”）便是空性基，因此在其上显现的一切识境，便只能是空性。此如以水为基的月影，只能是水性；以镜为基的镜影，只能是镜性。能这样理解性空，即是依如来藏密意而成究竟。

以此为例，即知凡说法异门实都归趣如来藏，若不依如来藏来理解，便失去密意。因此，本丛书即依如来藏来解释一些经论，令读者知经论的密意。这样来解释经论，可以说是一个尝试，因为这等于是用离言来解释言说，实在并不容易。这尝试未必成功，希望读者能给予宝贵意见，以便改进。

護錫社

2011年5月19日七十七岁生日

目录

总序	001
引言	001
上篇 《如来藏经》晋译及唐译	009
下篇 《如来藏经》新译	063
附录	153
《宝性论》的如来藏九喻	155
诸经如来藏喻	169
甲、《法华经·五百弟子受记品》	169
乙、《大般涅槃经·如来性品》	170
一、贫女藏金喻	170
二、额珠喻	170
丙、《入楞伽经·集三万六千一切法品》	171
略说“转依”二义	173

引 言

释迦初说如来藏,即说本经,如来藏教法为三转法轮时所说,但说本经却早于三转法轮时。最早的汉译为西晋法炬所译,时当公元三世纪顷。如来藏法门在公元二世纪时已有传播,据多罗那他(Tāranātha)的《印度佛教史》,于月密王(Candragupta)时,为龙树(Nāgārjuna)弟子圣天阿闍梨(Ācārya Āryadeva)的弘法时代,此时印度南方有阿闍梨龙召(Ācārya Nāgāhvāya),其密号为如来贤(Tathāgatabhadra),亦为龙树弟子,撰有《如来藏赞》(*sNyīng po'i bstod pa*),及《三身颂赞》(*sKugsum la bstod pa*)都说如来藏。后者用如来藏来说法报化三身,已经是如来藏的深密义,由此可见当时虽然以弘传如来藏的方便说为主,但阿闍梨实在已弘传其密意。近人将如来藏思想分别为前、中、后期,由是即知实非真相。除非他们把龙召撰述《三身颂赞》的时期,判为后期如来藏思想。龙召在 Vidyānagara 城传播如来藏,即使孩童亦晓得唱《如来藏经》(*De bzhin gshegs pa'i snying po'i mdo*)的偈颂,想象当时,龙召实以唱诵来传播如来藏法门,这是方便。

现在有些学者,不但将如来藏思想分为初中后期,还把传播如来藏法门的年代,推迟至公元六、七世纪,这显然不合理。如来藏法门传入汉地甚早,可以说,汉地自有佛典传译以来即有如来藏法门,如果承认龙召曾传如来藏的说法,在时间上便很合理,二世纪时龙召传播,三世纪时有汉译,同时有如来藏法门在汉地传播,那便是很自然的事。

其实于三转法轮之前,已有文殊师利系列经典出现,说不二法门。此不二法门即是如来藏,因为说的都是智识双运界,唯一的差别,只是

于说不二法门时没有说瑜伽行用来观修，于三转法轮，释迦开头即说瑜伽行，实即说观修的差别。有这样的差别亦可以理解，于说不二法门时，释迦只说般若，以六波罗蜜多为观修，因此便不宜宣说瑜伽行法门，及至正说如来藏，强调智识双运，强调究竟转依（见下说），这时候行者便无舍离、无所得，不限于无分别，因此不能说转舍阿赖耶识、依得真如，由是便非说瑜伽行为观修止观的法门不可。也就是说，于说不二法门时未以观修为主，只建立双运见，于正说如来藏时，实以说观修为目的，以期学人能究竟转依如来藏。既然在三转法轮前已说文殊师利不二法门，那么，还怎能说如来藏有前、中、后期的分别？若这样说时，文殊师利便比释迦超胜，他可以由说不二法门来表达如来藏的究竟见，释迦牟尼的如来藏说，反而要由后人一步一步来成熟，这显然是对释迦的诽谤。

说释迦早于三转法轮时说本经，详见下面所说。这个说法若能成立，那便可以说，释迦说如来藏比文殊师利说不二法门还要早，然而本经亦未说观修，当然亦未说瑜伽行，这亦与不二法门系列经典相同，说不二法门而未说瑜伽行，因为不二法门不说究竟转依。

此经原有四汉译，今只传两种：

一、大方等如来藏经，东晋佛陀跋陀罗(Buddhabhadra, 觉贤，359—429)译

二、大方广如来藏经，唐代不空(Amoghavajra, 不空金刚，705—774)译

两译比较，唐译文字较多，这未必是晋译本有所删节，很可能是所据的梵本有详略的不同，然而两译所言大致无异，对如来藏的说法，亦毫无二致。

至于西藏译本则仅得一种，为释迦光(Śākyaprabha)与智军(Yeshes sde)所译，题为 *'Phags pa de bzhin gshegs pa'i snying po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对译为梵文，即是 *Ārya-tathāgata-*

garbha-nāma-mahāyāna-sūtra, 意为《圣如来藏名大乘经》。藏译与唐译相近。

《如来藏经》既为早期所说,所以文字上未说深密义,它只突出一点: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常住不变。然后用九种喻说如来藏为烦恼所缠,所以众生不自知有如来藏。这是如来藏的根本思想,由此可以将一切众生心性的清净分说为如来藏,杂染分说为阿赖耶识,再向下建立,便可以说如来藏是清净心的境界,阿赖耶是杂染心的境界^①。经中说九种密义,即是说清净心与杂染心,此为后来《宝性论》(Ratnagotravibhāga)所引用,有颂言:

萎华中佛蜂腹蜜 皮壳中实粪中金
地中宝藏种中芽 破朽衣中胜者像
贫丑女怀轮王胎 泥模之中藏宝像
住于有情如来性 客尘烦恼垢覆障^②

此九喻即为: 1. 萎华中佛、2. 蜂腹中蜜、3. 皮壳中实、4. 粪中金、5. 地中宝藏、6. 种中芽、7. 破朽衣中胜者像、8. 贫丑女怀中轮王胎、9. 泥模中宝像。

在经中未说九喻所喻,于《宝性论》则说为依次比喻九种烦恼:

1. 贪随眠性相烦恼(rāgānuśayalakṣana-kleśa)
2. 瞋随眠性相烦恼(dveṣānuśayalakṣana-kleśa)
3. 痴随眠性相烦恼(mohānuśayalakṣana-kleśa)
4. 贪瞋痴随眠增上相烦恼(tivrarāgadveṣamohaparyavasthānalakṣana-kleśa)

①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由外义至密义说如来藏,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说如来藏是清净心的境界,阿赖耶是杂染心的境界;第二个层次,说如来藏是:如来法身功德与随缘自显现的识境双运;第三个层次,说如来藏是:如来法身与如来法身功德双运。

② 依谈锡永译:《宝性论梵本新译》第一品,颂 96—97。台北:全佛文化,2006年。下引同。

5. 无明住地所摄烦恼(avidyāvāsabhūmisamgr̥hīta-kleśa)
6. 见道所断烦恼(darśanaprahātavya-kleśa)
7. 修道所断烦恼(bhāvanaprahātavya-kleśa)
8. 不净地所摄烦恼(aśuddhabhūmigata-kleśa)
9. 净地所摄烦恼(śuddhabhūmigata-kleśa)^①

这九种烦恼,通摄凡夫、资粮道学人、未净地菩萨学人(初地至七地)、清净地菩萨学人(八地至十地),他们都是众生。须断尽此九种烦恼,然后才能至无学道(佛地)。关于这九种烦恼,将于诠释正文时分别详说。现在且依《宝性论》通说此九种烦恼的自性。

初,1至3分别说贪、瞋、痴随眠性相的烦恼,即谓世间有情即使能离贪等,但仍然有诸烦恼,正由于有这些烦恼,小乘行人才会在禅定中入心识不动的境界,这种禅定称为“不动地”(anījyasamkāra)^②。以不动地为因,即能离欲界而入色界及无色界,虽然如此,但定中之所得依然是烦恼,这些烦恼须由“出世间智”断除。如是即是贪、瞋、痴随眠性。

次,第4种贪、瞋、痴随眠增上相烦恼,为凡夫所摄。这些烦恼成为福与非福的因,得欲界果报,须由修对治观来断除。由于凡夫贪、瞋、痴烦恼等起,所以便不再分别为三种。

三,第5种无明住地所摄烦恼,为阿罗汉所摄,能成为生起无漏业之因,得成就无垢意生身。这种烦恼能为“如来觉智”所断除。

四,第6种见道所断烦恼,为凡夫学人所摄,“初出世间智”能断;第7种修道所断烦恼,为圣者学人所摄,依“出世间见修习智”能断。

五,第8种不净地所摄烦恼,为初至七地菩萨所摄,依所摄烦恼而修对治,即八地至十地的“修道智”能断,其所对治及断除即是这种烦

① 参《宝性论梵本新译》第一品,《明九喻所喻》。

② anījyasamkāra,汉译“不动地”,指二乘于三摩地中,不为贪等所动之禅定境界,其实应该称为“不动定”,因为说“不动地”时很可能跟菩萨第八不动地混淆。

恼；第9种净地所摄烦恼，为八至十地菩萨所摄，依所摄烦恼而修对治，唯金刚喻地能断。

说“断尽此九种烦恼”，其实亦是方便说，现证如来藏实无所断除亦无所不得，用瑜伽行派的道名言，便说为“究竟转依”。在《辨法法性论》(Dharmadharmatāvibhaṅga)中，即详说此究竟转依。然而转依实有两种，一是唯识今学的转依(āśrayaparāvṛtti)，一是究竟转依(āśrayapariṅṛtti)，对此亦须一说。

第一种，唯识今学的转依，是转舍阿赖耶识而依真如。在《成唯识论》中，说真如为“迷悟依”，若迷，则依如而生死；若悟，则依如而涅槃。因此，转依的定义便是：

愚夫颠倒，迷此真如，故无始来受生死苦；圣者离倒悟此真如，便得涅槃毕竟安乐。由数修习无分别智，断本识中二障粗重故，能转灭依如生死，及能转证依如涅槃，此即真如离杂染性。如虽净而相杂染，故杂染时假设新净，即此新净说为转依。^①

这样说，所谓转依，便是转舍阿赖耶识(本识)中的二障，由是转灭依如生死(迷)，转证依如涅槃(悟)。将这种转依义对应《如来藏经》，便可以说，迷此真如而成烦恼，由是即成为真如的障，凡夫因此即不识如来藏，当识如来藏时便悟入真如，有如萎华中见佛。

第二种转依名为究竟转依，为瑜伽行古学所说。此究竟转依，实即是：由依于有分别的心识，转为依于无分别的如来藏，那便只是心识境界的转变。由此转变，即能由虚妄分别心识，转为无分别智境界，因此没有舍离的作意，亦没有所得。这样才能说成佛不是新得，证智亦不是新得一个智，只可以说为如来藏显露。

在瑜伽行派论典中，世亲《佛性论》引《大宝积经·普明菩萨会》(大迦叶品)的一个比喻，说有黑暗住于室中千年，当有人持灯入室时，光明

^① 见《成唯识论》卷十，大正·三十一，no. 1585，第51页。

刹那现前，黑暗同时退却。世亲说：黑暗不能说我住此室千年之久，所以光明来时我可不去。这个比喻即是说转依。当无分别智境（如来藏）现前时，分别心即同时不现前，由是行者只需令无分别智现前，便有如持灯入千年暗室，如是即是究竟转依。此中无所舍离，持灯的人不须作意要舍离黑暗，当黑暗离去之后，我才持灯入室；此中亦无所不得，持灯的人不须说我要此室得到光明。

将这究竟转依对应本经，便可以说，学人由见萎华同时见佛。这里的重点是“同时”，所以不是先见萎华然后见佛，亦不是先见佛然后见萎华。这便是九种如来藏喻的密意。由此密意，即知本经所说实为究竟转依，而不是唯识今学所说的阿赖耶转依。

经中虽然未正说转依，但实际上已经以表达转依为密意，于读本经时须注意及此。

下面疏释经文，即以上面所说为基础，然后依如来藏九种喻，一一说其密意，上面所说即不重复，读者须知，于别说九种密意时，其实不离上面的通说。必须如此理解，然后才知道本经的价值之所在，不但引导学人入如来藏之门，实在已经兼说地前、地上等各地地位所应断的烦恼，这就与如来藏的观修有关，并不是只说见地。

三转法轮诸经，凡说如来藏，都说为“狮子吼”；都说为如来的密意，这种情形，为排拨如来藏的人所不肯说。然如来藏诸经，实由本经作前导，所以本经所说虽然简略，但已显示如来藏实为智识双运，亦可以说是清净与杂垢双运，这已经是如来藏的根本思想。在如来藏诸经中，还显示无作意、无舍离、无整治，这些观修见地则不见于本经中，因为作为前导的经，实在不必要将观修的深密义显示，否则便非前导，因此读者于研读本经时，不可仅依本经来理解如来藏的深密见与深密的观修，仅依本经入如来藏之门即可。说如来藏观修的经典，在《大宝积经》中，有《无边庄严会》一经，即说观修如来藏的陀罗尼门，研究如来藏的人应该参考，可惜此经于近代已受人忽视，笔者已疏释《无边庄严会》的密意，收本丛书系列，希望通过系统地疏释经论中的如来藏密意，能令如来藏